

前言

說起來似乎不是什麼大事，但我耿耿於懷許多年了。

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有許多個便是小動物。和小動物們交朋友，糟糕的一點，就是會早早地認識“告別”。

從牠們的第一次離開，我難過地試圖接受，心裏暗暗想著，我一定要寫出牠們，這是我可以不用告別牠們的方法——寫出牠們，便是用文字、故事搭建一個窩，能夠永久地挽留、安放牠們。

那個時候我還很小，但我已經感受到，這個世界有些部分確實很糟糕，比如無法挽留的失去，比如無法叫停的時間。而且人的記憶太不可靠，所有我們當時以為最重要最寶貴的部分，我們還是會在此後的時間裏，或者自己的腦袋裏弄丟牠們。

我為此著急到，五六歲時就希望嘗試寫點什麼。當時認識的字不多，我把所有認識的字都叫過來了，指揮著它們在我面前排來排去，但最終只排出這麼一句：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牠離開我了。又倔強地排了一句：我好想念牠。

然後對著那幾個字，努力著不讓自己難過。

許多年來我一直著急認識文字、著急嘗試寫作。只是，學著學著、寫著寫著，我似乎忘記了最開始是為什麼想寫作。

總有聲音說，值得寫下、應該寫下的，是那種很重要的東西。過去的這麼多年，我曾經努力去寫出“厲害的文章”和“重要的故事”，但心裏一直有個聲音：難道不是在人心裏分量越重的東西，才越重要嗎？

我人生最開始的這些好朋友，於我是如此重要；每個人人生最開始的這些朋友，是如此重要——我知道的，有人甚至至今還學不會和這世界交朋友。

我在蕪雜的記憶中翻找，努力調動牠們曾留在我心靈深處的印記。我可以保證，接下來我寫下的，都是我記憶中千真萬確的事情。但我必須得抱歉地承認：我的確沒有把握，它們是否都真真切切發生過。

等長到一定年紀，容易發現，記憶和真實其實不是很好的朋友。很多時候，我們自己會創造記憶——但我已經知道了，那並不都是對自己撒謊，而只是因為，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東西，遠比眼睛能看到、耳朵能聽到的多得多。

我想講的這些故事，它們當時就讓我明白，後來也時時提醒著我：這世間總有某部分是在意著我的，這世界總有些部分是試圖陪伴我、和我交朋友的。

在過了越來越多的日子後，我越發明白：只有一直知曉並且篤定這世界有著這樣的部分，作為人，因此，才能夠真正懂得並有能力學習珍惜他人和這世界。或許，也才有能力真正學習去珍惜自己。

代後記

那隻記憶力最好的狗



其實，還有個動物朋友我沒寫在正文裏。牠叫大黃，是鄰居家養的土狗。我和大黃算起來總共也沒見過幾次面，但我還是想和大家說說大黃，因為牠真的幫助過我，而且牠是我認識的記憶力最好的狗。

小時候，我好幾次鬧著想養狗，但母親總是拒絕。記得那年，有次我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挑著狗在賣，乾脆賴皮地坐在地上，說不給我養狗我就不起來。那天母親一開始試圖用其他東西來和我交換，比如給我買些零食，甚至給我買本喜歡的漫畫書，但我不依。母親發怒了，不顧大家訝異的眼神，一路拖著我往家走。我的腳被石板路上的石子擦傷了，我的手被母親拖得差點脫臼。我嗚嗚地哭，不理解母親為什

麼不給我養狗，而且要發這麼大脾氣。

回到家後，母親平復了很久自己的心情，才抱著我說對不起。她說，現在家裏真的養不起狗，但她本來不想對我說出這個真正的原因，更不想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說。母親一直是倔強、愛面子的人。母親一說，我這才明白，為什麼我們當時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湯——當時的母親甚至連買米的錢都不夠。

自那之後，我便不再鬧著要養狗了，甚至不願意在母親面前提及狗，彷彿一提起，就會讓我們記起來，原來自己過的是如此窘迫又難堪的日子。

大黃是巷子頭健康伯家養的。牠被抱回來的第一天，還是小小的肉乎乎的一團，我恰好走路經過，看到牠被健康伯小心翼翼地用盒子裝著，放在他家的庭院裏。我好奇地蹲在旁邊看，想來想去，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餵牠，於是跑回家拿了我唯一的零食風吹餅。大黃開心地一口吞下，然後不斷舔我的手。我知道，我們交上了朋友。

可能是大黃太招人喜歡了，健康伯最終把牠圈養

在自家院子裏，而不是像當時小鎮上的其他人家，把狗放養著，在小鎮裏成群結隊地亂竄。

健康伯家的院門不高，卻是用鐵皮封的，我那時候長得沒有庭院的圍牆和門高，所以總是看不見大黃。我幾次特意去找牠，也只能隔著門喚一聲，然後扔一點風吹餅給牠。牠會愉快地朝我汪汪叫幾聲，但牠也看不見我。

人在不同的年紀，都有不同年紀的心事。有段時間，我總是跑到健康伯家門口，隔著鐵皮門，和大黃說說我的心事，而大黃則衝我汪汪叫幾聲，提醒著我，牠在陪著我。

時間把各種事情往我的人生和腦海裏塞，我甚至一度忘記了，我曾經喜歡過一隻小狗叫大黃。

後來我去讀大學了，每次回家從下車的地方拖著行李往家裏走，要經過健康伯家。每次經過，就聽到一隻狗在朝我吠。我無法確定這是哪隻狗，也分辨不清牠是興奮還是在警告不要靠近。

再後來我去北京工作，回來得就更少了。偶爾回

來，小鎮上成群結隊跑著的狗，換了一撥又一撥。牠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牠們。

大學畢業第三年，我父親離世了。在我去讀大學以及到北京工作的那幾年，父親和我真的都盡力了，只是我們都沒能贏得了時間。

為了父親的葬禮，我不得不回到故鄉。那是個孤獨的葬禮，雖然一堆親人圍繞著我，雖然一堆人讓我有什麼難過對他們說。但我真的說不出來。



我坐在父親的棺材邊，恍惚地發著呆，突然有隻巨大的黃狗朝我家衝進來。大家有些慌張，不知道這隻狗是來幹嗎的。這隻狗看上去又大又老，只能根據牠揚起的尾巴判斷，牠不是來攻擊人的。

有人問：“這是誰家的狗？”

沒有人回答。

那隻大黃狗徑直朝我跑來，跑到跟前，尾巴激動地搖著。牠突然跳起來，兩隻前爪搭在我肩上，對著我滿是淚痕的臉一直舔，最後乾脆窩在我身邊。

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不知道這隻狗是誰家的、叫什麼名字、為什麼要來陪著我。我想了又想，試探性地問：“是大黃嗎？”

大黃的兩隻眼睛突然有了光芒，委屈地嗚嗚叫著，又抱著我一頓舔。可能在責怪我剛才沒認出牠，可能在責怪我這麼多年沒去看牠。

果然健康伯追過來了，他跑得氣喘吁吁，看起來很生氣。健康伯追進我家，看見大黃貼心地窩在我身邊，他愣了一下：“大黃還記得你啊，看來大黃還想著

你啊。”

是啊，我感動地想，在我以為自己最痛苦最孤獨的時候，其實還有一隻我都忘記的狗記著我。

父親的靈堂上，健康伯在描述著，大黃似乎聽到我拖著行李走過的聲音，所以變得十分焦躁。他說大黃今天如何反常，說他開了門準備出來買菜，一向溫順的大黃竟然第一次拚了命地要衝出來。說大黃第一次不聽他的話，他在後面無論怎麼叫，大黃還是不顧一切地朝我家跑。

最後他說：“你說這狗，怎麼就能記住？牠和黑狗達可是十幾年沒見了。你說這狗，怎麼知道黑狗達難過了，一定要來陪黑狗達呢？”

我摸著大黃小小的腦袋，輕聲地問牠：“你把這些記憶保存在哪兒？怎麼十幾年過去了，我長大了，聲音變了，你還能一下子認出我呢？”

大黃沒有回答我，在我身邊安心地打著呼。我想，或許是牠一直記得被愛護的感覺，只有對愛的記憶才能如此長久吧。我想，或許牠把這些記憶都刻在

自己心裏了吧。

健康伯那天最終沒有把大黃拉回家。他說：“大黃想陪你，就陪你到葬禮辦完吧。”

大黃陪著我走完葬禮的所有流程，又陪著我在家裏待了幾天，我這才把大黃送回健康伯家。要和牠告別的時候，我對大黃說：“謝謝你大黃。我再也不會忘記這些了，我也會把這些關於愛和陪伴的記憶，永遠地刻在心裏。”

父親離世後，我曾有段時間不知道如何生活，不知道如何展開自己的人生，最終幫助我走出那種悲傷的，還是這些記憶。這些記憶，一遍一遍不斷告訴我，父親和我人生最開始的這些好朋友，一直在愛著並陪伴著我。我告訴自己，要對得起這些陪伴和愛的唯一方法，便是拚命地為自己的內心安家。我想，我以後安的家一定也要養隻狗或者貓或者兔子或者鴿子或者鴨子或者老母雞，我也要讓我的孩子知道，讓盡可能多的人盡早知道，這世界上真的有一直愛著我們、陪伴著我們的部分。

那一天母親電話我，是為了說些東石鎮的家長裏短，說著說著，母親像突然想到一般，說：“對哦，大黃走了，是老死的。健康伯一家難過了好幾天。我覺得還是得和你說一聲。”

我像安慰自己一樣安慰著母親，我說：“沒事的，我把牠們的故事都記在心裏了，而且，總有一天我一定會把牠們的故事寫出來。因為我知道的，需要不斷確認這世界在努力擁抱我們的，不僅是我，還有許許多多的人。”

我讀小學的女兒，希望我寫一本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讀的書，她答應我來畫插畫。我也希望有一本書，可以在任何孤獨的時候陪著她。

謹以此書獻給大黃，獻給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小白、阿花、黑咪、佐羅、米點和雪花，獻給我父親、阿太。

